大業拾遺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大業拾遺記
作者：顏師古　唐

一名南部煙花録。舊本題唐顏師古撰。末有跋語，稱會昌中沙門志徹得之瓦棺寺閣，乃隋書遺稿云云。王得臣麈史稱其極惡，可疑。姚寬西溪叢語亦曰南部煙花録文極俚俗。又載陳-後主詩云「夕陽如有意，偏向小窗明」，此乃唐人方域詩，六朝語不如此。唐·藝文志所載煙花録，記幸廣陵事，此本已亡。故流俗僞作此書云云。然則此亦僞本矣。今觀下卷記幸月觀時與蕭后夜話，有「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」之語。是時素死久矣，師古豈疏謬至此乎？其中所載煬帝諸作，及虞世南贈袁寶兒作，明代輯六朝詩者往往采掇，皆不考之過也。

卷上

大業十二年，煬帝將幸江都，命越王侗留守東都。宮女半不隨駕，爭泣留帝，言遼東小國，不足以煩大駕，願擇將征之。攀車留借，指血染鞅，帝意不回，因戲飛白題二十字，賜守宮女云：「我夢江都好，征遼亦偶然。但存顏色在，離別只今年。」車駕既行，師徒百萬前驅。大橋未就，則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堤，使勝巨艦。叔謀御命甚酷，以鐵腳木鵝試彼淺深。鵝止，謂濬河之夫不忠，隊伍死冰下。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，卽止。其訛言畏人皆若是。帝離都旬日，幸宋何妥所進車。車前只輪高廣，疏釘爲刃。後只輪庳下，以柔榆爲之，使滑勁不滯。使牛御馬〈車名〉自都抵汴郡。日進御女車。車　　垂鮫綃綱，雜綴片玉鳴鈴，行搖玲瓏，以混車中笑語，冀左右不聞也。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，年十五，腰肢纖墮，駿憨多態，帝寵愛之，特厚。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，云得之嵩山塢中，人不知名，采者異而貢之。會帝駕適至，因以迎輦名之。花外殷紫，內素膩，菲芬粉蕊，心深紅，跗爭兩花，枝幹烘翠，類通草，無刺。葉圓長薄，其香氣濃芬馥，或惹襟袖，移日不散，嗅之令人不多睡。帝令寶兒持之，號曰「司花女」。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，寶兒註視久之，帝謂世南曰：「昔傳飛燕可掌上舞，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，豈人能若是乎？及今得寶兒，方昭前事。然多憨態，今註目於卿，

卿才，人可便嘲之。」世南應詔爲絶句曰：「學畫鴉黃半未成，垂肩嬋袖太憨生。緣憨卻得君王惜，長把花枝傍輦行。」〈應詔嘲司花女〉上大悅。至汴，帝御龍舟，蕭妃乘鳳舸，錦帆彩纜，窮極侈靡。舟前爲舞臺，臺上垂蔽日簾，簾卽蒲澤國所進，以負山蛟睫幼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，雖曉日激射，而光不能透。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，執雕板縷金楫，號爲「殿腳女」。一日帝將登鳳舸，憑殿腳女吳絳仙肩，喜其柔麗，不與群輩齒，愛之甚，久不移步。絳仙善畫長蛾眉，帝色不自禁，回輦召絳仙，將拜婕妤。適値絳仙下嫁爲玉工萬群妻，故不克諧。帝寢興罷，擢爲龍舟首楫，號曰崆峒夫人。由是殿腳女爭效爲長蛾眉。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，號爲「蛾緑」。螺子黛出波斯國，每顆値十金。後徵賦不足，雜以銅黛給之，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絶。帝每倚簾視絳仙，移時不去，顧內謁者云：「古人言秀色若可餐，如絳仙真可療饑矣！」因吟持楫篇賜之曰：「舊曲歌桃葉，新妝艷落梅。將身旁輕楫，知是渡江來。」詔殿腳女千輩唱之。時越溪進耀光綾，綾紋突起有光彩。越人乘樵風舟，泛於石帆山下，收野繭繰之。繰絲女夜夢神人告之，禹穴三千年一開，汝所得野繭，卽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。絲織爲裳，必有奇文。織成，果符所夢，故進之。帝獨賜司花女洎絳仙，它姬莫預。蕭妃恚妒不懌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。帝嘗醉遊諸宮，偶戲宮婢羅羅者，羅羅畏蕭妃，不敢迎帝，且辭以有程姬之疾[1]，不可薦寢。帝乃嘲之曰：「個人無賴是橫波，黛染隆顱簇小蛾。幸得留儂伴成夢，不留儂住意如何？」帝自達廣陵，宮中多效吳言，因有儂語也。帝昏湎滋深，往往爲妖崇所惑。嘗遊吳公宅雞臺，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，尚喚帝爲「殿下」。後主戴車紗皂幘，青綽裒長裾，緑錦純緣紫紋方平履，舞女數十許，羅侍左右，中一女迴美。帝屢目之，後主云：「殿下不識此人耶？卽麗華也。每億桃葉山前，乘戰艦與此子北渡。爾時，麗華最恨，方倚臨春閣，試東郭紫毫筆，書『小研紅綃，作答江令璧月』句，未終，見韓擒虎躍青驄，車擁萬甲，直來衝入，殊煞風影，以至今日。」俄以緑文測海蠡，酌紅梁新醸勸帝，帝飲之甚歡。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。麗華白後主：「辭以拋擲歲久，自井中出來，腰肢依巨，無復往時姿態。」帝再三索之，乃徐起終一曲。後主問帝：「蕭妃何如此人？」帝曰：「春蘭秋菊，各一時之秀也。」後主復誦詩十數篇，帝不記之，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。小窗云：「午醉醒來晚，無人夢自驚。夕陽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。」寄碧玉云：「離別腸應斷，相思骨合銷。愁魂若飛散，憑仗一相招。」麗華拜求帝一章，辭以不能。麗華笑曰：「嘗聞『此處不留儂，會有留儂處』，安可言不能。」帝強爲之操觚曰：「見面無多事，聞名爾許時。坐來生百媚，實個好相知。」麗華捧詩，赧然不懌。後主問帝：「龍舟之遊樂乎？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，今日復此逸遊，大抵人生各圖快樂，曩時何見罪之深邪。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悅。」帝忽悟，叱之云：「何今日尚目我爲殿下，復以往事譏我邪？」隨叱聲，恍然不見。

卷下

帝幸月觀，煙景清朗，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，簾櫳不開。左右方寢，帝憑妃肩，説東宮時事。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，衣帶爲薔薇罥結，笑聲吃吃不止。帝望見腰肢纖弱，意爲寶兒有私。帝披單衣，亟行擒之。乃宮婢雅娘也。回入寢殿，蕭妃誚笑不知止。帝因曰：「往年私幸妥娘時，情態正如此。此時雖有性命，不復惜矣！後得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，是時儂心，不減今復對蕭娘情態。曾效劉孝綽爲雜憶詩，常念與妃，妃記之否？」蕭妃承問，卽念云：「憶睡時，待來剛不來。卸妝仍索伴，解佩更相催。博山思結夢，沈水未成灰。」又云：「憶起時，投簽初報曉。被惹香黛殘，枕隱金釵裊。笑動上林中，除卻司晨鳥。」聽之咨嗟云：「日月遄逝，今來已是幾年事矣！妃因言，聞説方外群盜不少，幸帝圖之。」帝曰：「儂家事一切己託楊素了。人生能幾何？縱有他變，儂終不失作長城公[2]，汝無言外事也。」帝嘗幸昭明文選樓，車駕未至，先命宮娥數千人升樓迎侍。微風東來，宮娥衣被風綽直泊肩項。帝睹之，色荒愈熾，因此乃建迷樓，擇下俚稚女居之，使衣輕羅單裳，倚檻望之，勢若飛舉。又爇名香於四隅。煙氣霏霏，常若朝霧未散。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。樓上張四寶帳，帳各異名：一名「散春愁」，二名「醉忘歸」，三名「夜酣香」，四名「延秋月」。妝奩寢衣，帳各異制。帝自達廣陵，沈湎失度，每睡須搖頓四體，或歌吹齊鼓，方就一夢。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，每寢必召，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。別賜名爲「來夢兒」。蕭妃常密訊俊娥曰：「帝體不舒，汝能安之，豈有他媚。」俊娥畏威進言：「妾從帝自都城來，見帝嘗在何妥車。車行高下不等，女態自搖，帝就搖怡悅。妾今幸承皇后恩德，侍寢帳下，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，非他媚也。」他日蕭后誣罪去之，帝不能止。暇日登迷樓憶之，題東南柱二篇云：「黯黯愁侵骨，綿綿病欲成。須知潘岳鬢，強半爲多情。」又云：「不信長相憶，絲從鬢裏生。閑來倚樓立，相望幾含情。」殿腳女自至廣陵，悉命備月觀行宮，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。有郎將自瓜州宣事回，進合歡水果一器。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。遇馬急搖解，絳仙拜賜不然，因附紅箋小簡上，進曰：「驛騎傳雙果，君王寵念深。寧知辭帝里，無復合歡心。」帝省章不悅，顧黃門曰：「絳仙如何來辭怨之深也？」黃門懼拜而言曰：「適走馬搖動，及月觀，果已離解，不復連理。」帝意不解，因言曰：「絳仙不獨貌可觀，詩意深切，乃女相也。亦何謝左貴嬪乎？」帝於宮中嘗小會爲拆字令，取左右離合之意。時杳娘侍側，帝曰：「我取『杳』字爲十八日。」杳娘復：「解『羅』字爲四維。」帝顧蕭妃曰：「爾能拆朕字乎？不能當醉一杯。」妃徐曰：「移左畫居右，豈非『淵』字乎？」時人望多歸唐公，帝聞之不懌。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非聖人邪。於是姦蠹起於內，盜賊攻於外。直閣裴虔通、虎賁郎將司馬德勘等，引左右屯衞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亂，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。帝可奏，卽宣詔云：「門下寒暑叠用，所以成歲功

也。日月代明，所以均勞逸也。故士子有遊息之談，農夫有休勞之節。咨爾髦衆，服役甚勤，執勞無怠。埃壒溢於爪發，蟣虱於兜鍪，朕甚憫之。俾爾休番，從便億戲，無煩方朔滑稽之請，而從衞士遞上之文，朕於侍從之間，可謂恩矣。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。」

跋

右大業拾遺記者：上元縣，南朝故都。梁建瓦棺寺閣，閣南隅有雙閣。閉之忘記歲月。會昌中詔拆浮圖，因開之，得筍筆千餘。頭中藏書一帙，雖皆隨手靡書，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稿也。中有生白藤紙數幅，題南部煙花録，僧志徹得之。及焚，釋氏群經僧人惜其香軸，爭取紙尾，拆去視軸，皆有魯郡文忠顔公名，題云手寫是録卽前之筍筆，可不舉而知也。志徹得録前事，及取隋書校之，多隱文，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。豈不以國初將相爭，以王道輔政，顔公不欲華靡前跡，因而削乎。今堯風已還，得車斯駕。獨惜斯文湮沒，不得爲詞人才子談柄。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十七八，悉而補之矣。

注

↑ 程姬之疾：史記·卷五十九·五宗世家：「長沙定王發，發之母唐姬，故程姬侍者。景帝召程姬，程姬有所辟，不願進，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。已乃覺非程姬也。及生子，因命曰發。」司馬貞索隱引姚氏曰：「釋名云：『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，有月事者止不御，更不口説，故以丹注面目旳旳爲識，令女史見之。』」

↑ 長城公：卽長城縣公。隋開皇九年（西元五八九年），隋滅陳，擄陳後主至長安，封長安縣公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